

蘇聯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自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於海參崴 (Vladivostok) 發表其有關亞太地區政策的演講至今已逾三年了。在該次演講中，他除了強調「蘇聯也是一個亞太國家」之外，特別表示希望「與亞太國家建立新的、公平的關係」；「在亞太地區逐步展開行動，實踐戈氏以「新思維」為基礎的亞太政策」。

關於朝鮮半島問題，戈氏在海參崴講辭中表示，消除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的關鍵，在於美國是否願意撤除在南韓的駐軍、軍事基地與核子設施，使朝鮮半島成爲一個無核區。今（一九八九）年七月中旬，南韓軍事代表團赴美參加一年一度關於「安全問題」的磋商之後，不但顯示了南韓方面仍在爭取美國部隊的駐留，而且更獲得了美國國防部長錢尼 (Richard Cheney) 的不撤軍保證。所以，蘇聯認爲，朝鮮半島問題難以儘快解決。當然，這就意味著南、北韓的「統一障礙」仍然存在，而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全仍潛伏著危機。② 蘇聯也認爲，南韓在半島上「阻礙建立無核區和統一的一切措施」，是進一步退兩步的「政治花招」。

蘇聯對南韓政治上的作法雖有批評，但不可諱言的，由於南韓藉著「體育外交」而改善了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並於今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辦「南韓週」及成立了貿易辦事處，④ 在蘇聯與南韓關係上呈現出「合作的前景」。⑤ 另一

註①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九日，頁一〇三。

註②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八日。

註③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

註④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

註⑤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

方面，蘇聯則藉著「蘇朝（北韓）友好互助條約」簽署廿八週年的機會，再度強調蘇聯與北韓的經濟合作處於高漲階段，並與時代的步調一致。⑥同時，在「吉隆坡圓桌會議」上，蘇聯再次支持北韓所提出的倡議：「一、為緩和朝鮮局勢、和平統一祖國的計畫而舉行北南高級軍事政治談判；二、為變朝鮮半島為無核區，和建立由朝鮮兩部份組成的高麗聯邦而舉行北南朝鮮與美國的三方談判。」⑦

自戈巴契夫擔任蘇聯領導人後，蘇聯與北、南韓的關係已有明顯的變化，對於該地區情勢的穩定亦產生了相當的作用。所以，本文擬從不同的時期，來分別就蘇聯與北韓、南韓的關係加以檢視。

貳、蘇聯與北韓的關係

一、五十年代前後

蘇聯與朝鮮半島間的關係，可追溯至上一個世紀。早在一八九六年六月，日本曾向沙俄提議過，沿北緯卅八度線劃分朝鮮半島為各自的勢力範圍，但是遭到拒絕。至一九〇四年元月，當沙俄向日本提出，準備沿北緯卅九度線分割朝鮮半島以保護俄國在中國東北獨享的地位與利益時，則輪到日本予以反對。一九一九年春，當韓國人民開始反抗日本的統治時，布爾什維克黨人曾透過消息報表示，俄京是韓人唯一安全的地方，並鼓勵韓國革命份子加入紅軍以對付日本。⑧

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在分析韓國政局時曾說：「由於蘇軍在二次大戰時解放了韓國，為韓國的歷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並為韓國的獨立和韓國人民的民主發展開拓了一條寬廣的道路。」⑨戰後，盟軍聯合軍事委員會在漢城開會時，蘇軍代表團長曾經強調，蘇聯希望一個民主而獨立的韓國（北韓），在日後不會變成一個攻擊蘇聯的基地。⑩然而，當蘇聯軍事代表團在一九四七年秋提出美、蘇兩國同時撤出其在朝鮮半島上的軍隊並允許韓人自組政府的建議時，並未獲得美國的支持。到了翌

註⑥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

註⑦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三日，頁四。

註⑧ Suck-Ho Lee, "Major Determinants of Soviet Support for North Korea", *Korea & World Affairs*, Vol. 9, No. 1, Spring 1985, pp. 91-115.

註⑨ V. Peukhov, "The USSR: Korea's Liberator and Reliable Ally", *Far Eastern Affairs*, No. 3, 1985, pp. 36-45.

註⑩ 同註⑨。

年年底，蘇軍便逕自先行撤出其全部軍隊。^⑩日本投降之後，美、蘇兩軍曾分占卅八度線南北。北韓成立了臨時人民委員會；並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建國，十月得到蘇聯的正式承認。翌年春，金日成在訪蘇期間，簽訂了「蘇朝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造成二次大戰以後亞洲第一次的大型區域危機。經各方折衝，三年後簽訂「停戰協定」。而朝鮮半島上，乃依地形所劃分的停戰線（南北長四公里、東西寬二五〇公里）分為北、南兩韓，並各自維持其不同於對方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制度與意識形態。韓戰之後，蘇聯儘力支助北韓的建設，以恢復其經濟，使之成為共產集團中的一員，並邀其參加共產國家的共黨會議。^⑪

二、六十年代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 (A. N. Kosygin) 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底率團首次訪問北韓，金日成隨後率團赴蘇，於七月六日簽訂了「蘇朝友好互助條約」，以加強彼此的黨、政、軍、經與文化等關係。^⑫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雙方關係發展的高潮。此時，蘇聯圖利用朝鮮半島的政治不穩定性，在亞洲擴張影響力，及推廣共產主義者革命。^⑬

一九五五年底，在一次會議上，金日成成為整肅異己，提出了「主體哲學」的第一原則：「思想自信」，以作為北韓式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據。一九六二年內，國際上發生了新的變化，要者有：(一)中、蘇共關係惡化；(二)美、蘇之間開始了「和平共存」；(三)南韓發生軍事政變；(四)蘇聯在古巴飛彈事件上的退却等。於是，金氏在當年十二月上旬又提出了該哲學的第四原則：「國防自衛」。隨著中、蘇共之間的矛盾擴大、不結盟運動的發展，金氏把原有的「政治自立」原則另增加了「對外部份」，並藉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勞動新聞上的一篇社論首先製造形勢。其後，在十月五日的第二次黨代表會議上正式提出，被接受為「主體哲學」的第五原則。^⑭自此，北韓便儘量使自己避免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蘇共領袖赫魯雪夫 (N. S.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蘇俄簡明百科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頁一〇五二。

註⑫ V. Andreyev and V. Osipov,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USSR and The DPRK",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 1986, pp. 170-176.

註⑬ Myung-Sik Lee, "The Soviet Power in Northeast Asia and Its Impac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XVI, No. 2, Spring 1985, pp. 153-170.

註⑭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 Seoul: National Unification Board, 1988, p. 12.

Chon-G; Eun, "Elements of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Regarding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Vantage Point*, Vol. IX, No. 6, June 1986, p. 3.

(Khrushchev) 曾因北韓與阿爾巴尼亞抨擊蘇聯發動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攻擊而暫停對北韓的援助，以致雙方關係在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間降到了最低點。可是在中國大陸的「文革」期間，紅衛兵指責金氏為「愚蠢的修正主義者」之後，北韓又再轉頭改善與蘇聯的關係。^④雖然北韓堅持「外交自主」的原則及維持「等距外交」的策略，但繼續接受蘇聯在經濟、科技與軍事方面的援助，藉以完成其「七年經濟計畫」。所以，在六十年代中，北韓雖刻意保持中立，却仍稍稍傾向蘇聯。而蘇聯對於北韓在中、蘇共間兩面索取的作法，和以「金日成主義」取代馬列主義的情況，則持謹慎的態度。又在北韓俘虜美國情報船「普布魯號」及擊落美國偵察機，造成美、蘇間的緊張態勢之後，蘇聯在和北韓打交道時特別慎重。同時，由於蘇聯在此時期多半把注意力放在東南亞與中南半島上，故與北韓的關係已不如前熱絡。^⑤

三、七十年代

蘇聯與北韓之間，在七十年代一開始便呈現了矛盾。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五日，雙方在各自發表紀念解放「韓國」廿五週年的文件中，對於當初領導抗日及解放「韓國」的主從地位之看法竟互不相同。^⑥另外，在經濟方面，蘇聯希望北韓加入「經互會」，並依賴社會主義共同市場，所以反對北韓發展「經濟自主」的民族主義經濟。為此，蘇聯也常在廣播中予以批評，並不斷地強調，「北韓要想重建其經濟，絕不能沒有蘇聯的協助」。^⑦從此，北韓便決定減少依賴蘇聯的程度而轉向西方與日本，尋求資金與經濟合作。

儘管北韓在七十年代時，積極參與和推動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運動，並和九十餘國建立了關係，可是蘇聯因下列事實對於北韓感到不悅：(一)金日成發展偏離蘇共意識形態的革命目標；(二)當美、蘇和解有利於南、北韓對話時，北韓却在一九七五年中止與南韓的會談；(三)平壤在中止與南韓的對話後，一方面以言詞攻擊美國和威脅南韓，另一方面却大膽接近美國，要求直接談判，並展開「乒乓外交」，邀請美國桌球隊及官員到平壤參加世界桌球冠軍賽及訪問；(四)北韓士兵於一九七六年在板門

註④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 p. 236.

註⑤ Donald S. Zagoria, "The Soviet Union's Military-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Korea & World Affairs*, Vol. 10, No. 2, Summer 1966, pp. 346-369.

註⑥ Nam-Shik Kim, "Causes of Fricti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Soviet Union (I)", *Vantage Point*, Vol. IX, No. 8, August 1986, p. 8.

註⑦ Nam-Shik Kim, "Causes of Fricti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Soviet Union (II)", *Vantage Point*, Vol. IX, No. 9, Sept. 1986, p. 8.

店停戰區內突以斧頭砍殺美軍，再次升高美、蘇間的緊張形勢。

蘇聯在六十年代內曾提供大量軍事裝備給北韓以改進雙方之關係，和抵銷中共對北韓之影響力。在七十年代內，已不再提供先進裝備。原因在於：(一)北韓在七十年代傾向中共；(二)擔心北韓利用此裝備向南韓採取冒險行動，製造朝鮮半島的不安形勢。(三)另外，北韓無力償還蘇聯的貸款債務，並公開批評蘇聯對高棉與阿富汗的政策，使雙方關係又蒙上一層陰影。(四)

蘇聯對北韓的態度與反應雖然不滿，但在若干問題上仍支持北韓。例如：(一)當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提議由美國、中共、南韓、北韓四方會談朝鮮半島問題受到北韓拒絕時，蘇聯支持北韓的立場；(二)蘇聯對北韓的經濟問題深表理解與同情，並願藉由合作，以協助改善其經濟結構問題，同時也對北韓增進人民福祉的成就予以讚揚；(三)以財務支助北韓「第二個七年經濟計畫」，協助建造鋼鐵廠、煉油廠和鋁廠；付費使用北韓的羅津港，並使羅津與蘇聯的鐵路相連結，以利北韓產品的運銷。(四)

四、八十年代——戈巴契夫執政前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旬，蘇共代表團由格里辛(Victor V. Grishin)和盧薩柯夫(K. V. Rusakov)等率領，應邀前往平壤參加北韓勞動黨所召開的「六大」。在這次大會期中，出現了若干引人注意的事情：(一)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組織了一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一個包括十名成員的書記處。而且金氏將其長子金正日提升為政治局主席團的第四號人物，(二)使金正日在黨、政、軍方面均兼要職；(三)金日成在大會上報告時提出，由南、北韓成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來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因此，為統一南、北韓提出了「聯邦共和國」的十點方針；(四)金日成強調，新的「聯邦共和國」將堅持中立路線，實行不結盟政策，不允許駐紮外國軍隊和建立軍事基地，使朝鮮半島成為和平區與無核區；(五)再次建議美國就簽訂「和平條

註① Chin-Wee Chung, "North Korea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II, No. 3, Sept. 1983, pp. 67-86.

註② Yong-Ok Park, "Sino-Soviet-North Korea Triangle and Pongyang's Choices", *Korea & World Affairs*, Vol. 10, No. 2, Summer 1986, pp. 302-323.

註③ Yong-Chool Ha, "Soviet Perceptions of 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XXVI, No. 5, May 1986, pp. 573-590.

註④ Michael C. Williams, "North Korea: Tilting Towards Moscow?", *The World Today*, Vol. 40, No. 10, Oct. 1984, pp. 398-405.

註⑤ V. Moiseyev and V. Shubnikov, "Sixth Congress of The Workers' Party of Korea: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Far Eastern Affairs*, No. 2, 1981, pp. 39-48.

約」以代替「停戰協定」而舉行會談。⑤蘇聯對於「六大」的態度是：(一)肯定北韓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成就，並願繼續予以援助；(二)認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將有助於遠東情勢的健康化及促進該地區的和平與睦鄰關係；(三)邀請勞動黨參加蘇共的「廿六大」。⑥稍後，由北韓總理李鍾玉所率領的勞動黨代表團參加了蘇共的「廿六大」。可是，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廿六大」的總結報告中，對關於和北韓關係，祇輕描淡寫地說，「蘇聯支持北韓為無外來干預其和平民主的統一國家所做的奮鬥，並盡力加強與它的關係」。⑦從北韓「六大」與蘇共「廿六大」，蘇聯前後兩次的語氣來看，可以歸納蘇聯對北韓的看法：(一)金日成太過於追求「自主」，無法成為蘇聯牽制中共的有效力量；(二)金氏建立武力，企圖南進，已違背蘇聯刻意維持東北亞地區安定的本意；(三)金氏企圖建立家族式社會主義王朝，令蘇聯難以接受。⑧因此，蘇聯在處理對北韓關係時，確實面臨了既不能允許北韓傾向中共，又擔心北韓會把蘇聯捲入對抗美國，甚至還要對抗日本的兩難。⑨

一九八三年內，蘇聯與北韓先後各自作出了震驚世人的事件。先是蘇聯在九月一日凌晨，派空軍以飛彈擊落了偏離航道達五百公里，並進入堪察加半島敏感地區的南韓客機，結果造成了二百六十九人的死亡。當時，世界輿論多曾表示譴責。但該民航機為何會偏離航道如此之遠？當時是否在執行其他勤務？經過六年調查與研析，至今已由美國華盛頓州聯邦法院做了判決。⑩而北韓方面，則是在事後廿三天以重複蘇聯的聲明來表態。接著，當南韓總統全斗煥率其政府官員訪問緬甸，十月九日在該國英雄墓前獻花時，遭到北韓以預置之炸彈行刺，造成南韓官員十七人喪生，緬甸政府在驅逐北韓使館人員後，却受到北韓的抨擊，蘇聯對北韓的行動，則是分別從仰光和平壤各作了一篇報導，但對緬甸的憤怒並未做任何的表示。⑪在這兩件慘案中，蘇聯與北韓確實做到相互維護。

一九八四年五月中旬，金日成率團自清津乘火車到莫斯科進行相隔廿三年的第一次正式訪問。金氏的蘇聯之行目的有四：(一)對美國雷根總統訪問中國大陸還以顏色；(二)尋求蘇聯對金氏在元月所提議「美國、南韓、北韓三方會談」的支持；(三)尋

註⑤ 世界知識年鑑(一九八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頁五一—五三。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頁二。

註⑧ Thomas W. Robinson, "The Soviet Union and Asia in 1981", *Asian Survey*, Vol. XXII, No. 1, Jan. 1982, pp. 13-32.

註⑨ Jan F. Trisk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sia-Pacific Nations: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XV, No. 2, Spring 1984, pp. 115-136.

註⑩ 中國時報，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四日，頁七。

註⑪ Thomas P. Thornton, "The USSR and Asia in 1983", *Asian Survey*, Vol. XXIV, No. 1, Jan. 1984, pp. 1-16.

求蘇聯更進一步的軍、經援助；(四)尋求蘇聯對金正日繼承北韓領導人的首肯。蘇聯對這次金氏的登門造訪甚表重視。蘇共領導人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在歡迎金日成的晚宴上表示，美軍撤離南韓與平統一南、北韓是蘇聯堅定不變的立場，蘇聯堅決支持北韓的倡議。^②「塔斯社」發布消息說，雙方同意加強軍事防衛合作。此外，蘇聯強調朝鮮半島之統一必須以和平方式達成，且無外來干預。契、金二人同意雙方在政、經方面擴大接觸。蘇聯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D. F. Ustinov)與北韓國防部長吳振宇在經過會商之後，表示願提供一批米格廿三型戰機及地對空飛彈等先進武器給北韓。^③

當時，蘇聯是否對北韓提供先進軍事裝備，是以下列各點為考慮依據：(一)北韓是否願意支持蘇聯的外交政策；(二)金日成是否值得信任；(三)未來的北韓領袖繼承人能否更加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四)能否同意蘇聯使用羅津港作為其海軍的基地，以解決其他蘇聯軍港冰凍之不便，並以鐵路連接該港而增加運輸速度，及突破或反擊美、日可能的海上封鎖；(五)能否藉此制衡朝鮮半島南邊的武力。事實證明，自金日成訪蘇以後，蘇聯對北韓的態度有明顯改善。尤其重要的是蘇聯對金正日的繼位已表默許。當年十一月，蘇聯副外長賈丕才(Mikhail S. Kapitsa)訪問平壤時，曾拜會了金正日，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G. A. Aliyev)亦在紀念北韓「解放」四十週年的演說裏，提到了金正日的名字。^④特別是當賈丕才在平壤停留的十七天當中，曾與金正日會談軍事合作達一週之久，最後，主要的結果是：(一)蘇聯海軍可自由出入羅津與清津二港；(二)蘇聯的飛機可在北韓的空軍基地上有緊急降落權；(三)蘇聯飛機有權飛越北韓領空以執行任務。^⑤

五、八十年代——戈巴契夫執政後

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執政後，首先是北韓外長金永南與葛羅米柯(Andrei A. Gromyko)的會晤，並重申兩國的友好關係。接著由蘇聯遠東軍區空軍參謀部代表團藉進行「親善訪問」帶了十架米格廿三型戰機至北韓，作為給金正日的生日禮物。一般均認為，如此「訪問」，未免過於重大且不尋常。此外，蘇聯也協助北韓進行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建造電廠；更新老舊工廠與提供科技設備。^⑥年底，北韓總理姜成山赴蘇進一步尋求經濟援助。雙方簽訂了經濟協定及發表聯合公報。北韓則表示，繼續支持蘇聯對外政策，蘇聯亦重申支持北韓的統一政策。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廿四日，頁二。

註③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 XXXI, No. 1, Jan. 1985, pp. 3337-3338.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Vantage Point, Vol. XII, No. 4, Apr. 1989, pp. 1-10.

註⑥ 同註⑤。

一九八六年元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 (E. A. Shevardnadze) 到平壤進行正式訪問，在離開北韓前的記者會上，謝氏透露了兩國元首均表達了邀請對方訪問的意願。在聯合公報上，蘇聯完全支持北韓的立場與要求，而且又簽署了兩項協議。二月下旬，蘇共召開「廿七大」，戈氏在政治報告中提出「裁軍、安全、和平共存」的架構。他認為亞太地區各國，應開始以協調和集中力量來解決某些不穩定地方之政治情勢，及許多矛盾糾結的問題，以免導致軍事對抗。同時，他就建立一個範圍較廣的國際安全體系提出了「軍事、政治、經濟、人道」四大原則，並聲明蘇聯將依此來執行外交政策與發展國際關係。

然而，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 (Casper W. Weinberger) 在當時三月出版的「蘇聯軍力」中却透露，蘇聯已授予北韓廿六架米格廿三型戰機，另外尚有卅五架以上正待運交。同時，一批防空飛彈也已交予北韓。為此，北韓乃允許蘇聯飛機飛越其領空，進行情報蒐集及模擬攻擊訓練。④ 四月下旬，蘇聯在一份「政府聲明」中，也提出了若干目標，如：組織「太平洋論壇」；消除核、化武器；防止太空軍事化；減少太平洋上海軍活動；履行建立互信措施；創造亞太無核區等。⑤ 七月廿八日，戈氏在海參崴指出，美國在東北亞部署和貯存核武彈頭與載具，以及正在形成美、日、南韓的新三角關係，使得該地區的緊張與危機無法消除。⑥

儘管蘇聯就亞太地區所發表的言論，均未直接提及北韓或與北韓的關係與發展，但關於朝鮮半島的形勢，其所表達的意見與北韓頗相一致。繼航空武器裝備的運交之後，蘇聯艦隊也先後在東岸的元山港與西岸的南浦港獲允停泊。十月下旬，金日成在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平壤，及雷、戈冰島高峯會議之後，進行了第五次的訪蘇。戈氏對金日成表示：「蘇聯政府完全支持北韓對美軍撤出朝鮮半島與建立朝鮮半島為無任何外力干預的無核和平區之要求；」⑦ 更進一步促進彼此的現有關係，尤其是經貿方面；⑧ 接受金氏的邀訪。⑨

一九八七年七月下旬，北韓提出了新的建議：⑩ 從一九八八年到九一年底，南、北韓雙方逐漸裁軍，到一九九二年開始，各方軍隊數量不超過十萬人；⑪ 隨著雙方的裁軍，美軍在南韓亦須逐步減少。當雙方軍隊裁減到十萬人時，美國應從南韓撤除所有武裝力量、基地及核武器。為了討論這項建議，北韓提議在一九八八年三月於日內瓦舉行三方裁軍談判。⑫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頁二一〇。

註⑤ Roy U. T. Kim, "The Soviet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Two Koreas", *Korea Observer*, Vol. XXII, No. 3, Autumn 1986, pp. 267-292.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頁一四。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Vantage Point*, Vol. IX, No. 11, Nov. 1986, pp. 14-16.

註⑨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九日。

一九八八年五月，蘇聯一支由航空母艦組成的特遣艦隊第三度駛入元山港，進行「正式友好訪問」，並託北韓國防部長吳振宇轉交一份禮物給金正日。金日成在接見該艦隊指揮官赫瓦托夫（Vice Adm. G. A. Khvatorov）時強調，艦隊的來訪象徵著兩國的友誼與團結。^③自金日成訪蘇之後，蘇聯與北韓的軍事關係愈見密切。一般咸認為，戈巴契夫有意將北韓作為蘇聯海軍在遠東的重鎮。接著，日本的傳播媒體在六月中旬報導了經過證實的消息，蘇聯在北韓部署了廿架米格廿九型及若干SU-25型戰機，該項消息立即引起了美、日、南韓的「嚴重關切」。

九月十六日，戈巴契夫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演說時強調，朝鮮半島的局勢雖仍複雜，但已出現了南北對話的徵兆。戈氏認為，就全面改善朝鮮半島的情況而論，蘇聯打開與南韓建立經貿關係之可能性已經出現。^④因此，這次演說已經說明了：（一）蘇聯為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性預先佈置了影響力，並為緩和南、北韓間的緊張關係提供了保障與積極而建設性的做法；（二）確保蘇聯在今後各方會商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時具有決定性的角色與地位；（三）有效防止美、日、南韓、中共聯合對付蘇聯的可能性；（四）積極爭取加入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性組織，以成為會員國，並為引薦其他亞太社會主義國家入會而鋪路。

去年底，謝瓦納澤應邀訪問北韓。這次訪問的結果大抵不出一般人所預料：（一）北韓支持蘇聯的亞太倡議和戈氏在聯合國的演說內容；（二）蘇聯重申支持金日成在「六大」的部份施政方針；（三）蘇聯重申其反對「交叉承認」的不變立場及不與南韓建立政治和外交關係的聲明。但是北韓則期盼著戈巴契夫的訪問，並視為雙方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⑤不過，謝氏在離開前的記者會上表示，目前的國際情勢已使蘇聯對國家政策做有效的修正，並對正在改變的世局採取彈性的做法。^⑥這一來表明，蘇聯希望北韓今後的政策較以往應有所改進。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月初的兩國年度聯合海上演習，以操練「逐退敵人的兩棲登陸」技巧外，蘇聯與北韓在經濟合作關係上頗為密切，蘇聯多半提供原料及貸款，或與北韓合資經營企業。六月中旬，蘇聯首次承認在朝鮮半島上存在兩個韓國，蘇聯在一次廣播評論裏表示，由於極深的不信任與衝突導致兩個韓國之間的嚴重對抗，解決這種對抗的唯一途徑是根據和平共存、相互尊重、停戰協定等建設性方法，並由南北雙方間進行對話。而這種對話方式不但符合蘇聯當前的政策，也能增進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同時，美國與北韓官員在北平進行的接觸也將有助於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⑦

註③ *Vantage Point*, Vol. XI, No. 5, May 1988, pp. 17-19.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頁一～三。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五日，頁四。

註⑥ *North Korea News*, No. 457, Jan. 2, 1989, p. 1.

註⑦ *North Korea News*, No. 481, June 26, 1989, p. 3.

七月初，北韓在勞動新聞上一篇紀念「蘇朝友好互助條約廿八週年」的社論中，首次表示支持蘇聯正在進行的改革政策。蘇聯亦藉著第十三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在平壤舉行之際，向世人表示了若干觀點：(一)過去四年內，世局的變化，使得世人都明白自己正坐在一條名叫「地球」的船上；(二)世人應放棄對峙而謀求合作；(三)世上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觀點與利害關係，不和自己利益站在一起的人絕不都表示反對，只是看法不同而已，也不會影響到相互瞭解；(四)當前世上有太多問題要關心和共同努力去解決，因此，合作才應是最積極的作用與力量。^⑭

叁、蘇聯與南韓的關係

一、七十年代

蘇聯自一九七一年起，即開始介入南、北韓間的事務。首先是對兩韓間紅十字會的初步會談表示同意，接著當南北韓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發表「聯合聲明」時，表現了一種有和解趨勢的、彈性的與肯定的態度。自此，蘇聯便有意承認南韓的存在。一九七三年五月，蘇聯先允許南韓演員赴蘇參加會議。六月下旬，在南韓總統朴正熙公開表示「開放政策」，願與「無敵意」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正常化之後，蘇聯在八月間，邀請南韓四十六名運動員參加夏季運動會。當北韓杯葛時，蘇聯不予理會，而給予南韓代表團與其他受邀國相同待遇。此外，因美、蘇之間同意儘力防止朝鮮半島上的國際性衝突，所以在美國與中共的「聯合公報」上也支持南、北韓的對話，以減低緊張。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三日，南韓政府代表團獲准經巴黎抵達蘇聯的提比利斯(Tbilisi)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會議。翌年四月，韓航七〇七客機飛越蘇聯東北部軍事敏感區的領空時，遭到蘇聯軍機的攔截而被迫降於莫曼斯克(Murmansk)以北二百八十英里處的冰湖上，但蘇聯立即放還機上所有人員後，朴正熙總統特為此項人道之舉措而向蘇聯致謝。^⑮一九七九年九月，當南韓官員赴阿拉木圖(Alma-Ata)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時，蘇聯的哈薩克真理報首次刊出了南韓的正式名稱「大韓民國」。儘管蘇聯明白北韓的利益，但蘇聯對南韓却表現了相當大的彈性。

二、八十年代

蘇聯與南韓在八十年代初逐漸增加了非官方接觸，其中雙方的間接貿易額已達一年五億美元。南韓的釜山港與蘇聯遠東

註⑭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

註⑮ 同註⑭。

的納霍德卡 (Nakhodka)，成爲雙邊間接貿易的主要港口。^⑤

全斗煥執政後，南韓繼續與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貿易、文化和體育關係。然而蘇聯認爲，南韓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並未認真執行。原因是：(一)短時期的和解已被普遍性的對抗所取代，尤其美、日在亞太地區的政策，使南韓反共立場強化，南韓因此排除任何與社會主義國家接觸的企圖；(二)南韓的強硬態度，使其不願與平壤開啓和平對話及排斥和解提議；(三)南韓國內秉持反民主路線及公開的反共立法；(四)美國行政當局採取強硬對抗蘇聯的政策，並讓韓國認爲蘇聯對南韓充滿敵意；(五)由於韓航客機被擊落，使得南韓感受到蘇聯的軍事威脅；(六)南韓美軍的駐留與美國打算將南韓納入「戰略防衛倡議」(SDI)體系整合等。^⑥

一九八七年春，南韓外長有鑑於美國與北韓的接觸而擬尋求擴大與蘇聯的交往。同時，南韓對於十二月八日由美、蘇兩國簽署的「消除中程核武」條約 (INF Treaty) 表示歡迎，並認爲有助於世界與亞太地區情勢的改善。所以，便積極籌備翌年在漢城舉行的奧運會，並欲藉一次「體育外交」，開展和社會主義國家更進一步的關係。一九八八年三月底，蘇聯外交部官員表示，由於貨物與勞務的流通，目前已趨於國際化，所以不可能把南韓排除在外。因此，當南韓前總理申鉉鎬以三星集團總裁的身份訪蘇時，即被視爲政府間的有意接觸。接著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等應邀至漢城參加「漢城奧運國際學術會議」。奧運前廿多天，蘇聯外交部派遣一個六人先遣小組到達漢城以「照顧參加奧運蘇聯選手及遊客」。至此，「體育外交」已向前邁進一步，轉化爲政治、文化與以後的商務外交。當韓國總統盧泰愚在觀賞蘇聯大芭蕾舞團的演出後，即首次與蘇聯外交人員會了面，並表示希望漢城奧運會提供重要時機，以促進東西方的和解與和平，並讚許蘇聯的文化團體在這方面扮演了帶頭的角色。

戈巴契夫去年九月中旬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演說時，證實了蘇聯將在漢城設立貿易辦事處的意願。該辦事處的目的在便利兩國間今後的貿易往來，及協助南韓工商業人士携其資金與技術去開發西伯利亞。由於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參加了第廿四屆漢城奧運，也成功地幫助了南韓防止北韓破壞的企圖，並提升了韓人的視野與信心，加速了其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實質關係的步伐與成就。南韓不但利用奧運期間在莫斯科舉辦「南韓週」，同時還允許蘇聯輪船首次載運商品駛入仁川港，並在漢城舉辦商展。^⑦

註⑤ Robert A. Manning, *Asian Policy: The New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nc., 1988), p. 65.

註⑥ O. Davydov and V. Melnikov, "Seoul: Looking for Partners", *Far Eastern Affairs*, No. 4, 1989, pp. 50-58.
註⑦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八日，頁11。

另一方面，聯合國大會也在安排南、北韓的和解與對話。原先北韓反對美、日等十國所提出將「大韓民國成立四十週年」列入四十三屆聯大議程，後因蘇聯與東歐等十三國另提對案，經折衷後乃提出前述議案，而達成對話與和解。^⑤至於南韓盧泰愚總統本人則先於七月間向北韓做了一項「六點公開聲明」，繼於十月在四十三屆聯大會議上提議，召開有美、蘇、中共、南韓、北韓、日本參與的國際會議，以討論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蘇聯對此提議不但格外重視，並且視為達成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積極手段。^⑥

奧運過後，蘇聯與南韓的來往包括了航空、貿易合作、探親、工程標攬、貸款、賑災、海運、通匯、資源開發、領袖間密函交換、漁業合同、能源供輸、船舶訂購、政壇人士訪問、設立貿易辦事處、總領事館設立的要求等，使得世人對於南韓就一次奧運所帶來的勝算與成就為之瞠目。

肆、結 論

今年七月初去世的前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曾在其自傳中說過，「朝鮮半島的問題並未解決，而遠東地區亦仍處不安。蘇聯支持北韓所提要求美軍撤離南韓，為無外力干預和平統一韓國提供一個健全基礎之建議。」^⑦其實，朝鮮半島問題自從兩大超強在半島上分別培植一個親自己的政治實體後，便已註定了難以解決的命運。隨著意識形態與利益爭取等因素的糾纏，南、北韓之間與在它們背後的列強之間，永遠存在著難以消除的敵意與不信任。而彼此之間所宣稱的「對方的威脅」之陰影也一直籠罩在各方的心理上，形成一道堅固而無形的「圍牆」，更何況一條北緯卅八度線，及國際環境的冷暖無常，使得朝鮮半島的「統一、和平、安定」，似乎早已成為夢囈。蘇聯以北韓牽制中共及對付美、日、南韓新三角戰略關係，但又唯恐北韓會把蘇聯自己拖進戰爭的陷阱，因此只有對北韓的軍事現代化實施拖延策略，以避免讓這些先進武器系統嚴重破壞了朝鮮半島上的安全平衡。^⑧除此，便是以其他方式援助，及強調雙方的經濟合作的需要與成就。戈巴契夫執政以後，基本上仍

註⑤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四日，頁二。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Andrei Gromyko, *Memories*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1989), pp. 164-165.

註⑧ Andrew Mack and Paul Keal ed.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North Pacific*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 1988), p. 115.

是遵循以往的政策，但在考量全球「經貿外交」掛帥與社會主義國家急需「經改」的前提下，對北韓做有限的軍援，以平衡北韓領導層的心理與南韓的武力形勢。

然而，戈巴契夫認為，核武器已無法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在核戰中無真正的贏家；軍事手段不能達到政治的目的；蘇聯的安全建立在相互安全的基礎上；提供對方安全感以使其不再視蘇聯為主要威脅等。蘇聯目前在國際間推動以「新政治思維」為基礎的對外政策，減少外來敵意、爭取外國的資金、先進科技，以利其「經改」的實踐。

因此，南韓有鑑於戈氏的「改革」誠意與「新思維」的理念，同時蘇聯經濟資源有助於南韓本身「經濟安全」的穩定、貿易的成長、國際地位的提升、政治環境的舒緩，且有助南北問題的解決，亦極願藉貿易、投資、聯合商業投資、科技合作等形式先建立雙方的良好經濟關係，^⑤以作為日後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條件和基礎。

至於蘇聯，不但極重視南韓的經濟成就，亦盼爭取及借重此一「重要的經貿伙伴」，並有意「擴大接觸」。^⑥因此，願意協助南韓促使北韓轉變敵視態度，與南韓建立經貿關係，並求進一步發展。當然蘇聯也不會忘記為「建立朝鮮半島成為無核區與和平區」，而使南、北韓雙方均向美國提出撤軍要求。目前，駐韓美軍指揮官及南韓方面均已認為，如果朝鮮半島上的局勢能持續不生意外，那麼美軍撤離將是九十年代中期美國與南韓間的主要外交話題。

註⑤ 安錫教著，「蘇聯的改革政策與韓國和蘇聯的經濟合作」，（臺北，淡江大學，中韓文化基金會），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頁六五—七〇。（「蘇」文係安錫教教授今年八月十四—十五日參加由中華民國淡江大學區域研究中心與中韓文化基金會共同舉辦的第十一屆「中韓學者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作者）

註⑥ Mikhail G. Nossov, "The USSR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Vladivostok to Krasnoyarsk",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3, Mar. 1989, pp. 252-267.

*

*

*